



外媒速览 The World Outside

多一种角度 同步看世界

Focus

今日关注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在二战期间,美国和英国招募志愿者进行饥饿实验。在美国的一个实验项目中,参加实验的年轻男子们被饿了6个月,很多人的体重减掉了四分之一。饥饿实验的目的是帮助医学专家们研究如何治疗欧洲饥荒的受害者。

现代快报记者 李欣 编译

二战期间的饥饿“游戏”

为找到治愈饥民的最佳方法 美英招募志愿者进行挨饿实验



参加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饥饿实验的志愿者

准备

招募年轻人进行挨饿试验

1944年,26岁的马歇尔·萨顿还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和想要改造世界的年轻人,他拒绝服役参加战争,不过仍然渴望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我希望为社会做点事,我希望能冒险。”萨顿表示。

冒险的机会终于在某天来临,萨顿接到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电话,询问他是否愿意充当“小白鼠”,帮助完成一项医学实验。当时欧洲正在闹饥荒,美国军方希望能找到让挨饿的人恢复健康的最好方法,但首先他们得找到自愿挨饿的身体健康的年轻志愿者。

出人意料的是,成百上千没有服役的年轻人积极应征,当萨顿知道自己成为了被选中的36人之一时,他非常开心。

启动

挨饿后会出现心理问题

饥饿实验开始于1944年11月,最初3个月中,志愿者的饮食是为了让他们达到最佳体重,他们的体重也受到监控,然后他们的食物配给被大大缩减,很快他们就开始挨饿。志愿者们每天吃两顿饭,其中一顿可能是白菜、萝卜和半杯牛奶,另一顿可能是黑麦面包和一些豆子。跟很多欧洲饥民一样,他们不能吃肉,卡路里摄入量被控制在1800卡以下。

在挨饿的6个月内,志愿者被要求每周走路或跑步36公里,消耗的卡路里比他们一天摄入的还要多1000卡。在走路时,志愿者会经

过面包店等餐饮设施,这让他们备受煎熬,3名志愿者提前退出了实验。

继续参加实验的志愿者体重减轻了约25%,很多人得了贫血,脚踝变得肿胀,感到情绪低落、十分疲惫。他们变得瘦骨嶙峋,心理状况也受到影响。“当你挨饿了一阵子之后,整个人会变得有些呆滞,”萨顿透露,“我没有感到任何疼痛,只是变得很虚弱。”

志愿者们渐渐产生了焦虑、抑郁症状。“当时我在那儿跟一名志愿者成了朋友,由于心理受到影响,我经常会对他说出尖锐的话,我发现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跟他道歉。”萨顿表示。志愿者们用各种方法来应对心理问题,其中一个人开始攻读法律学位,萨顿则开始阅读哲学和宗教书籍。

遗憾

实验开始得太晚了

这个饥饿实验直到今天依然被当成经典案例,被一些研究营养学和饮食失调症的学者们参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实验开始得太晚了。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纳粹集中营被解放,饥饿对幸存者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

1945年4月,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7天之后,BBC记者爱德华·沃德进入其中采访。“一名眼眶深陷、身体消瘦的德国犹太男子步履蹒跚地走到我面前。”沃德报道称,这名犹太人打开了一个大柜子,里面堆着20具尸体。“这些是昨天晚上死掉的人,”犹太男子说道,“明天也会如此,后天、大后天也一



一名参与实验者饿得肋骨全部凸了出来

样。”这些可怜的人已经逃脱了纳粹的魔掌,但他们仍未从饥饿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不过,尽管饥饿实验的成果没能帮到大部分的二战受害者,但后来仍有人从中受益。

成果

实验内容编成救援指导书

1946年,饥饿实验的研究者们出版了一本救援人员的指导书——《人和饥饿》。书中提供的建议包括:

以公正的态度对待饥民,避免跟他们争论,饥民通常受到很小的刺激就会与人争吵,但他们通常很快就会后悔;

将救援工作的内容、原因通知所有饥民,这跟救援本身一样重要,通过告示牌公示是最简单的方法;

饥饿提高了人们对隐私和安静环境的需求,不管是什么样的噪音都会让饥民感觉烦躁,尤其是就餐的时候;

饥民急需储存能量,因此住宿和就餐地点必须安排得很方便;

饥民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天气影响,体贴的救援人员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将一些特别的、能使人愉快的活动安排在天气不好的时候。

影响

志愿者很久后才完全恢复

在饥饿实验的最后几个月,明尼苏达州参加实验的志愿者的饮食恢复了正常,身体渐渐康复。不同的实验小组被给予了不同的食物和热量补充。但他们回家之后,花了很长时间才完全恢复健康——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

跟大部分志愿者一样,萨顿在实验结束后过着健康和成功的生活。1949年他曾前往加沙,参加挨饿难民的救援工作,回到美国后他还参加了很多慈善工作。萨顿现在已经95岁高龄,住在巴尔的摩的一个教会社区。

在饥饿实验过去近70年后的今天,萨顿依然表示很高兴能参加这项实验。他表示,他的朋友们参加了二战,在南太平洋冒着生命危险战斗,而他则做了一些牺牲造福了饥荒的受害者,他为此感到荣幸。

Incredible

竟有此事

“底特律制造”成物美价廉代名词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底特律的破产表明了美国的制造业正在衰落。但是,危机之中也有企业逆水行舟,将破产的底特律当做品牌,将自己的产品标上“底特律制造”的标志向外推销。

最典型的在废墟上重生的例子就是Shinola。这是美国一个老字号,它是从底特律制造业“废墟”的沃土上长出的。以前它是做鞋油的,现在做的东西挺杂,包括手表、自行车、皮件等。因为底特律破产,所以Shinola可以充分利用该地区良好的工业基础,熟练的产业工人和低廉的用人成本,其生产出的手表质量上可以和瑞士产手表相媲美,而价格上可以和中国产手表相抗衡。

在消费者的眼中,“底特律制造”俨然已经成了物美价廉的代名词,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产品,Shinola手表在表盘上清楚地刻上了底特律的标志。

目前,这家公司在底特律和纽约都有自己的直营店,未来还计划把直营店开到巴黎、新加坡和伦敦。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Star

今日之星

罕见法拉利老爷车 售价千万英镑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上世纪50年代曾经赢得一系列赛车比赛胜利的一款罕见法拉利跑车近日再创纪录,以1000万英镑的价格卖出。

这款法拉利375 Plus赛车是那个年代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车,时速可达282公里,曾经赢得过1954年法国勒芒和英国银石两站比赛的冠军。

由于在1953年的勒芒大赛中,法拉利惨败给采用xk引擎的捷豹车队,强烈的自尊心和民族荣誉感,让老板恩佐·法拉利对1954年的勒芒大赛充满了挑战欲望。被寄予厚望的法拉利375在恩佐·法拉利的亲自监控下,为参加1954年的勒芒大赛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最终专门生产出的参加比赛的法拉利375 Plus赛车,采用比正常375更大的4.95升v12发动机,在比赛中,冈萨雷斯及其他两位车手和整个法拉利车队一起通力合作,克服了下雨、机件故障、队友退赛等难以想象的困难,击败了当时实力强大的捷豹车队,以领先一圈的成绩获得冠军。

法拉利375 Plus只出过4个版本,其中一辆在几经转手后,于上世纪90年代被法拉利进口商雅克·斯瓦特斯收藏,斯瓦特斯是当年推出这款车的恩佐·法拉利的友好。

雅克·斯瓦特斯3年前去世,现在他的家人决定拍卖这辆车。令人没想到的是,竟然拍出了1000万英镑的创纪录高价。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